

# 中美洲共同市場與地區情勢的發展

王建勛

## 一、前言

中美洲最大的國家尼加拉瓜 (Nicaragua) 經過桑定游擊隊的暴力革命，最後推翻了統治尼加拉瓜達四十二年之久的蘇摩薩家族第三位總統安納斯達西·蘇摩薩 (Anastasio Somoza Garcia)，導致尼加拉瓜的政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sup>①</sup>。自一九七九年七月，「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 取得政權，迄今幾個月來，雖然已經加強了與蘇俄及古巴的關係，但仍以一個現實主義政策，維持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特別是美國的關係。在同年八月，新政府的內政部長布赫 (Tomas Borge Martinez) 訪問古巴前夕，即曾公開表示說，如果美國拒絕「桑解」供應武器的請求，尼國即向共黨國家爭取軍事援助。但他補充說，即使是從社會主義國家採購武器，亦不意味着尼國有意進入共黨陣營。究竟尼加拉瓜的政治動向如何？是走古巴共黨路線抑或建立桑解獨立路線？甚至尼國政治劇變對中美洲有什麼影響？這些問題確實具有相當的複雜性。不過，無論如何，尼國的政治劇變已造成中美洲強烈的震撼。那些面臨重重困難，正處於動盪不安的鄰國，都很擔心「骨牌理論」會在中美洲出現。本文試就蘇俄與古巴的反應、尼國及其他中美洲國家的政治動向等多方面作一探討，以觀測中美洲地區情勢的發展。

## 二、撲朔迷離的尼加拉瓜政局

尼加拉瓜早期的共黨組織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極少數的共黨份子，而沒有羣衆力量。到了古巴赤化以後，由於古巴革命的衝

註① *Current History* "The Sandinist Victory in Nicaragua" Feb. 1980. pp. 57-61.

擊，尼國共黨份子開始採取暴力路線。一九六一年，共黨領袖阿瑪杜（Carlos Fonseca Amador）領導五個激進的青年，組織武裝游擊隊。他們以一九二七至三三年抵抗美軍登陸而犧牲的桑定諾（Angusto Lesar Sandino）的名字，而自稱「桑定民族解放陣線」。當初這支游擊隊是以反美和民族主義為理論基礎，而後才成爲走「古巴革命」路線的共黨游擊隊。一九七一年，阿瑪杜在出席俄共廿四屆共黨大會時，在他的講詞中，即曾強調列寧主義是指導尼加拉瓜革命的精神力量，所以他認爲「桑解」要想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要繼承蘇俄的十月革命<sup>②</sup>。其後，隨着「桑解」組織的擴張，內部逐漸分歧，派系林立，其中「持久戰爭派」與「無產階級革命派」，對於推翻蘇摩薩政權是否一併反對資本主義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而另外「恐怖主義派」則主張發動全國叛亂，以儘快的推翻蘇摩薩政權。自從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七日，桑解綁架十九名尼國政府官員，迫使尼國政府付出一百萬美元的贖金和開釋十四名政治犯以後，桑解已在「恐怖主義」路線上，把他們的偷襲、伏擊、劫持、綁架等行動，發展成全國武裝暴亂。只不過到了最後關頭，「桑解」又採取聯盟策略，聯合全國廣大的反蘇摩薩力量，共謀推翻蘇摩薩政權。這亦是「桑解」取得政權以後，首先組織包括各民主改革黨派多元化政府的原因。

「桑解」要使政治多元化，不僅在五人執政團和新政府中，包括有學者及資本家，即在其最高決策機構「國家指導委員會」九名委員中，亦有一半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桑解」重新改組政府，廿個部長中亦多是民主及改革派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外交部長戴庫托（Miguel d'Escoto）及文化部長柯迪納（Ernesto Cardenal）都是天主教神父。這顯示「桑解」不僅在政治上聯盟，並且亦要使政治與宗教妥協。

「桑解」取得政權以後的政治妥協，可能出乎蘇俄和古巴的意料。所以它們的反應並不激烈。蘇俄的反應可分兩方面來觀察。一方面是蘇俄「真理報」曾引述尼國駐聯合國代表奧太加（Daniel Ortega）在聯合國發表第一次演說時所強調的尼加拉瓜人民與越南人民團結一起，譴責中共支持已被推翻的高棉波布（Pol Pot）血腥政權以及中共侵略越南等。另一方面該報又對「桑解」組成的新政權展開批評：指出桑解匆忙而草率的組成一個以民主——社會黨爲名的聯合政府，是一個非常稀奇古怪的政府；認爲這是「桑解」領導階層有意強調「桑定主義」，而否定「共產主義」。所以該報批評說：此種政府不僅不能代表「桑定民族解放陣線」，並且亦違反了尼國人民的願望<sup>③</sup>。

一般而言，幾乎國際間都認爲尼加拉瓜的「桑解革命」與「古巴革命」並不完全相同，持這種看法的包括美國總統卡特。他曾經聲明說，尼加拉瓜的政治改變，沒有任何傾向古巴的跡象。可是古巴卡斯特楚的看法又是怎樣呢？一九七九年七月廿六日，卡斯特楚在「古巴武裝革命廿六週年紀念」演說中指出，「桑解」革命在形態上雖然還沒有完全接受古巴革命經驗，但是「桑解革命

註② *Humanité*（法共〔人道報〕）July 31, 1979.  
註③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蘇俄〔真理報〕。

「與「古巴革命」在最後目標上仍是一樣的。他解釋說：「桑解」一向以古巴爲盟，彼此團結，在革命本質上一樣，只是鑑於以往葡萄牙和智利共黨失敗的教訓，「桑解」不願意馬上接受莫斯科的理論，而暫時遵循民族主義革命的獨立路線。他並且說：爲了避免像古巴以往一樣的遭受大國的打擊與制裁，不表明最後的革命目標，亦是「桑解」革命成功所必須採取的步驟。但是他評論這種作法說：任何國家都有它們自己的特殊環境和條件，相同的是古巴與「桑解」都要從不同的道路達到革命勝利的最後目標；那就是以武力爲後盾，展開英雄式的鬪爭，才能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卡斯楚雖然認爲「桑解革命」已鼓舞了古巴人民的信心，同樣亦激起了世界的反響，但是他仍強調「古巴革命」的道路是正確的。認爲「桑解」如不走古巴革命的道路，則距離勝利的目標就愈來愈遠。所以他又呼籲說：尼加拉瓜爲獲得廣大支持，就必須要爭取時間，把握每一階段的革命歷程，以儘快的達到革命目標<sup>④</sup>。

倒底「桑定解放陣線」的性質是什麼？根據「桑解」六個創始人迄今唯一尚存的內政部長布赫解說：所謂「桑定主義」(Sandinisme)就是綜合「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以及「卡斯楚主義」，適用於尼加拉瓜實際情況的一種革命科學<sup>⑤</sup>。他認爲列寧的聯盟策略是一個很複雜的程序，「桑解」在列寧理論基礎上，首先要注意到尼國所存在的各種複雜因素，其中包括民主運動、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所存在的影響。但是他亦承認「聯合陣線」只是一個暫時尋求全國團結、邁向穩固的權宜措施，而不可能長久維持的<sup>⑥</sup>。再就桑解的組織而言，儘管政府是多元化的，但「桑解」仍是革命力量的核心。「桑解」最具有權勢的三個領導人布赫、洪伯度·奧太加以及唐立葉·奧太加，仍掌握着最重要的內政部、警察以及軍隊，這正好像古巴赤化之初，卡斯楚暫時與民主黨派聯合，而不久即掌握整個政權一樣，隨時可以獨攬政權。尼加拉瓜共黨總書記拉密瑞(Alvaro Ramirez)出任外交部副部長，這亦足可證明宗教與政治妥協仍是一種暫時的策略運用。「桑解」沒有放棄古巴的革命經驗，最明顯的是桑解模仿古巴，在全國各地創立「革命保衛委員會」(Comités de defensa de la Revolución)<sup>⑦</sup>。它的任務和古巴共黨一樣，一方面是組織羣衆，防制反革命活動，另一方面是要在經常警戒情況下，執行「桑解」各項政策，以擴張和鞏固羣衆組織，並防制或抵抗美國可能的干預。

至於「桑解」所推行的各項政策，均是以經濟改革爲主。當前尼加拉瓜的私人企業已受到限制，國有化已從銀行、保險而擴大到農工商業。蘇摩薩家族的財產均已沒收，土地改革是以不影響生產爲主，而最終目標是要徹底改革現有的經濟結構，使所有

註④ *Granma* (古巴共黨機關報) Aug. 15, 1979.

註⑤ *Humanité*, July 31, 1979.

註⑥ *Humanité*, Aug. 13, 1979.

註⑦ *Est & Ouest*, (法國東西方月刊) "Le Processus révolutionnaire au Nicaragua," No. 634, Nov. 1979.

經濟活動不再有利於少數人，而必須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仍以農業為主（棉花、肉類、咖啡佔尼國外匯主要來源），但首要之圖，却是如何增加糧食生產，以減少對外國糧食進口的依賴。同時，創造就業，計劃把當前百分之卅的失業率，降低到一九八〇年底的百分之廿。另外推動消滅文盲運動亦為重要工作之一。

桑解實行經濟改革，尚未影響其對外政策。它在「現實主義」原則下，不僅接受古巴的技術援助，並且亦接受巴西、委內瑞拉、巴拿馬、意大利、伊拉克以及美國的經濟支援，其中美國已給予尼國七千五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sup>⑧</sup>。另外美國、日本及西歐等六十七家銀行代表，已協議以特別優惠條件，准許尼國償付其所借高達廿億美元的外債。雖然西方國家大量支援，一九八〇年三月，五人執政團之一的哈山（Moses Hassan）還是帶領一個代表團前往蘇俄，與莫斯科簽訂了經濟、技術、科學以及航空等協定，意圖加強尼加拉瓜與蘇俄的關係。

顯然的，當前尼加拉瓜最嚴重的還是經濟問題，而在經濟領域內又以國家重建為最高目標。固然，尼國在國際政治上已接近古巴的理論，強調不結盟政策；並且「桑定主義」更隱藏着反「帝國主義」意識，企圖成為中南美洲第一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典範；只是在其革命基礎尚未穩固前，桑解不會倒向蘇俄，亦不會完全接受古巴的革命經驗，以便暫時保持尼國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

不過，「桑解」與民主及改革黨派的聯合，究竟能够維持多久，將是「桑解」未來動向的重要關鍵。事實上，雖然「桑解」與其他黨派聯盟，並允諾三年以後實行大選，但是它們的地位並平等。自「桑解」執政以來，民主黨派不同意激進的改革路線，反對二千名古巴技術人員分散在政府各部門，雙方之間已呈現了裂痕。最近尼國執政團之一的資本家羅貝洛（Alfonso Robelo）領導私人企業代表，要求「桑解」在政治多元基礎上，保證不同政治力量間的相互尊重與地位平等，並建議立刻舉行大選。「桑解」不但拒絕此一請求，並指控羅貝洛是一個潛伏在政府中的危險份子。本年四月廿六日，「桑解」發動羣衆在首都馬拿瓜（Managua）「革命廣場」向民主與改革黨派示威，廿八日並宣佈全國進入緊急情況，這時，羅貝洛及一位殉難報人賈瑪洛之妻——賈瑪洛夫人（Violeta de Chamorro）均退出五人執政團。其後民主黨派指令其團員退出政府，「桑解」與民主黨派關係趨於緊張，是必會影響尼國政府未來的動向。

### 三、已亮起紅燈的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El Salvador）是中美洲面積最小而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在二萬一千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有四百五十多萬人

註⑧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23, 1980.

中美洲共同市場與地區情勢的發展

，平均每一平方公里有二百卅三人。又因薩爾瓦多的土地百分之九十是火山地帶，可耕地不多，只有向山谷、河谷、或沼澤地發展，人口更爲集中。因而長久以來，薩國爲減少人口壓力，均在鼓勵向地廣人稀的宏都拉斯移民。這亦就是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經常爲了移民問題，而引起邊界糾紛，終於導致一九六九年七月戰爭的原因<sup>⑥</sup>。

薩爾瓦多亦和其他中美洲國家一樣，土地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國民所得分配不均，貧富懸殊已成爲長久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薩國盛產咖啡，僅居巴西、哥倫比亞之後，爲世界第三大咖啡輸出國。一九七八年咖啡出口佔外匯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雖然從一九六〇年代，薩國已努力從事蔗糖、棉花、畜牧等多元化發展，但迄今咖啡仍是主要農產品。一九六〇年，「中美洲共同市場」成立以後，薩國即以其咖啡收入支持工業發展。然而工業的發展雖已促使城市漸趨繁榮，但是農村的落後情況還沒有什麼改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的農村，多是無地耕種的佃農與工資甚低的農工，且因供過於求，失業充斥整個農村。甚而農村中的失業人口大量湧向都市，使都市的社會問題亦愈加嚴重。近年來，薩國政府亦曾試圖實行農業改革，但却遭到保守派軍人與大地主的反對，不僅績效不彰，反而經常引起農民強佔土地造成流血衝突。所以土地問題就成爲社會衝突的主要根源。

宏、薩戰爭以後，兩國斷交並關閉邊界。地區經濟合作遭遇阻礙，迫使薩國轉向工業化國家，於是美國即成爲其主要輸出的目標。薩國對美國輸出不斷增加，尤其是化學及電器產品，已成對美重要輸出項目。可是薩國對外增加輸出所帶動的工業發展，基本上，仍無法改善其人口的壓力，結果，不僅造成國民所得分配更爲不均，且使新產生的一些「中產階級」，更不滿軍人和本地主長久以來對政治的操縱，其所引起的新的政治衝突，終於在一九七二年及一九七七年兩次大選中展開。

薩國土地問題是一個很早即已存在的問題。一九三二年薩國農民大暴亂，即曾造成三萬人死亡，幾佔當時薩國人口的百分之三。從此時起，薩國即進入軍事統治。近廿年來，薩國雖已逐漸恢復民主、實行選舉，但是歷任總統大都是軍人出身。宏、薩戰爭以後，薩國經常在加強軍備、政治動員，此不僅影響宏、薩兩國關係難以改善，更使在野黨認爲軍事力量的加強固然是爲了國防，但是軍方對農民和勞工經常採取高壓措施，亦加強了對內鎮壓，所以在一九七二年大選中，代表中產階級以及中間偏左的基督教民主黨 (P. D. C.) 與「國民革命運動」 (N. N. R.) 聯合支持杜哈特 (Napoleon Duarte) 競選總統，使選情頗爲緊張。由於情勢對保守派「國家協調黨」 (P. C. N.) 所支持的軍方候選人莫里那 (Arturo Molina) 極爲不利，軍方即以企圖

註⑥

一九六七年六月，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爲爭奪翌年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賽代表權，預定舉行三場比賽。六月八日，第一場比賽是在宏國京都德古斯加巴舉行，宏國獲勝，薩爾瓦多輿論大表不滿，借題發揮，攻擊宏國虐待薩國的移民。六月十五日，第二場比賽在薩國京城聖薩爾瓦多舉行，薩國獲勝，宏都拉斯即驅逐七千名薩國移民。第三場決賽移至墨西哥舉行，兩隊競爭更烈，直到終場時，仍以二比二打和，最後加時再賽，宏國以一球一之差敗北。因此，宏國電台廣播，指控薩國移民強暴宏國婦女，並污辱宏國國旗，被激動的宏國人民湧上街頭，破壞薩國移民的商店，毆打薩國移民，在暴亂中有人死亡和受傷。至七月三日，宏國又派一架飛機飛掠薩國上空，薩國認爲這是嚴重挑戰，乃派九千人部隊侵入宏國邊界，戰爭遂告爆發。

發動政變，迫使杜哈特逃往委內瑞拉。至一九七七年大選，軍方候選人羅米洛 (Humberto Romero) 與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卡里曼特 (Ernesto Claramount) 之間的衝突，更爲尖銳，雖羅米洛獲勝，但已激起在野黨派的反抗，不斷發動學生、工人與農民示威和暴亂。軍方爲維護國家安全而不斷昇高的鎮壓，不僅無助於社會問題以及政治衝突的解決，反而使薩國的政治走向極端。自一九七四年三月地方選舉開始，共黨及左派激進份子創立了「人民革命軍」(B. P. R.) 以及「人民聯合陣線」(F. A. P. U.) 等暴力組織，至一九七七年大選以後，「二月廿八——人民同盟」(J. P. 38-2) 左派恐怖組織亦告出現。薩國的社會暴亂亦就愈加嚴重。所以近年來，薩爾瓦多已被罷工、示威、綁架、政治謀殺等暴力所籠罩。保守派軍人和大地主所支持的極右派恐怖組織 (U. G. B.) 不斷向左派暴徒採取報復行動，以致使社會暴亂發展成日愈升高的游擊戰。從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九年九月，就有五百人在暴亂中死亡。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羅米洛總統被軍事政變推翻，理由就是羅米洛政府已不能控制社會暴亂的情勢。

此次軍事政變以後，軍方爲求政治協調，乃與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惟各黨派包括基督教民主黨、國民革命運動、人民民主同盟 (U. D. N. 爲以工會爲主之親共黨組織) 以及其他左派組織，是在兩個基本條件下，始答應參加政府：其一是民主化，以民主程序解決政治危機；其二是改革經濟結構，包括土地改革、財政改革以及大企業及貿易國有化等。顯然的，新政府面對政治與社會混亂的險惡情勢，其任務更爲複雜而繁重。事實上，各政黨所建議的多項改革措施仍爲極右派及大地主們繼續阻止和反對。所以不久政治協調又告破裂，左派認爲和平解決危機已不可能，乃再度拿起了他們的武器。

一九八〇年二月八日，美國國務卿范錫聲明，美國將提供薩國政府經濟與軍事援助，並希望恢復美國在薩國的軍事代表團。這一聲明立刻引起薩國朝野不同的反應。同日，薩國軍方即宣佈全國進入緊急情況，聲明對社會暴亂將採取更嚴厲的措施。翌日，左派暴徒即佔領了巴拿馬、西班牙使館以及很多政府機構，劫持人質達四百多名。一月十七日，薩國總主教羅邁洛 (Mgr Oscar Arnolfo Romero) 呼籲美國保持中立，不要干預薩國內政，並致函美國卡特總統，要求他放棄對薩國的軍事援助，因爲美國的軍事援助可能促使政府加強對人民的鎮壓。接着警察攻擊佔領基督教民主黨總部的左派暴徒，造成數人死亡。總主教羅邁洛即譴責極右派的恐怖活動以及軍方所採取的鎮壓措施。二月廿二日，薩國警察總監桑瑪拉 (Mario Zamora) 被左派暴徒暗殺，不久之後的三月廿八日，總主教羅邁洛即遭遇刺殺。教會、學生及左派組織對總主教羅邁洛被刺死亡，均指責係極右派恐怖組織所爲，使情勢更趨緊張。三月卅日在總主教羅邁洛葬禮中，爆發槍戰，造成至少四十人死亡，三百多人受傷。所以在總主教羅邁洛被刺事件以後，左派已經組成一個「革命民主聯盟」(F. D. R.)，他們的口號是「一九七九年尼加拉瓜人民解放，一九八〇年則是薩爾瓦多人民的革命成功」。

雖然當前薩國兩極對立，已形成政治僵持局面，但一般而言，薩國情況不同於尼加拉瓜者有三：其一是雖然政治分裂已加深

兩極的衝突，但軍方仍努力維持與基督教民主黨的關係。而各左派組織在理論與行動上並不一致，目前似乎尚無人能在其自己的路線上出而領導。其二是尼加拉瓜的社會各階層幾乎都反對蘇摩薩政權，而薩國的中產階級唯恐暴力革命傷害到他們的利益，並不支持左派的擴大聯盟。並且薩國政府仍擁有強大的工會力量，每當危機時，此一力量均可發揮抑制作用。其三是美國又提出五千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和六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支持薩國政府，以求薩國政府能有有效的挽救政治危機和國家分裂的創傷。

當前薩國政府正面臨重重困難，更有賴美國的支持。然而美國的援助是希望薩國停止衝突，實行改革，所以美國對薩國政府積極支援的政策仍然面臨兩大阻礙：其一是經過長期的社會暴亂後薩國的經濟情勢正不斷惡化，很多外國企業已在裁減人員，減少活動。加以資金外流，迄今已有十億美元逃出國外，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以及薩國的經濟基礎均已發生動搖。其二是總主教羅邁洛遇刺以後，不僅左派政黨與共黨聯盟，軍中左右兩派鬪爭亦日趨激烈，以目前薩國政府的處境，欲以和平方式解決政治危機與社會衝突愈感困難。

#### 四、動盪不安的宏都拉斯與瓜地馬拉

##### (一) 宏都拉斯 (Honduras)

宏都拉斯有比薩爾瓦多大五倍的土地，計十一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三百萬。雖然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都是地廣人稀的國家，但是宏都拉斯的土地最爲荒涼，交通最爲不便，經濟開發不足，農業仍以香蕉爲主，迄今平均國民所得只有三百九十五美元，可說是中美洲五國中，最爲落後的國家。宏都拉斯鑑於中美洲經濟整體機構多偏重於工業比較進步的國家如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認爲該等國家獲利益愈大，則宏國損失愈多，因而經常要求修改共同市場的計劃。一九六九年七月，宏、薩兩國戰爭以後，宏都拉斯終因在共同市場工業化目標上無法達成平衡，乃即退出了中美洲共同市場。

宏都拉斯退出共同市場以後，其對內與對外都發生了困難。一九七一年三月，軍方同意舉行大選，但是克魯茲 (Ramon Ernesto Cruz) 當選總統，組織文人政府僅十八個月，即被羅培茲 (Oswaldo Lopez Arellano) 領導的軍事政變推翻。羅培茲爲宏國強人，一九六三年曾領導軍事政變，一九六五年當總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他又重新領導國家政治。這次他面臨更多的內憂外患，極圖自強，而開始仿照秘魯的革命經驗，實行各種改革。他推行土地改革、對多國性企業實行國有化。他與東歐共黨國家改善關係，並與哥斯達黎加、巴拿馬聯合創立「香蕉出口聯盟」(C.P.E.B.)。然而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受到國內多數人的支持，但亦引起國內保守勢力的反抗，特別是大地主的阻撓與外國公司停止購買香蕉並解雇工人的壓力。結果，資金外逃、

香蕉滯銷、咖啡國際價格下跌、木材國營後生產降低，經濟更爲困難。一九七四年九月，宏國又遭菲非（Fifi）颶風襲擊，農業地區倍受摧殘、農產損失嚴重，數萬災民依賴國際救助。這不僅使羅培茲改革計劃受阻，經濟更加惡化。其他中美洲國家唯恐宏國帶來共產主義的災害，而意圖迫使其恢復親西方的經濟路線。不久，羅培茲即被軍事政變所推翻。

近幾年來，宏國政治仍不穩定，政變頻繁。一九七五年四月，從羅培茲手中奪得政權的宏國總統庫士特（Melgar Castro），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七日，又被巴斯（Policarpo Paz Garcia）領導的軍事政變所推翻。當巴斯將軍領導的軍事執政團，正準備以和平方式解決政治與社會衝突，實行大選之際，尼國蘇摩薩政權被推翻。尼國政治劇變，引起大批尼國難民湧入宏都拉斯，此不僅造成尼國難民與宏國人民在兩國邊界發生衝突，亦連帶造成尼、宏兩國情勢的緊張。因爲被桑定游擊隊擊敗的尼國殘餘國民兵逃入宏國，在傳聞宏國意圖訓練蘇摩薩殘餘軍人聲中，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尼、宏兩國的交通與航線完全中斷。

事實上，在尼國內戰期間，宏國只求自保。尼國內戰結束後，巴斯政府爲保持中立，曾交還逃往宏國的卅二架飛機給桑定政權。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四日，宏國內政部長迪亞茲（Cristobal Diaz）聲明尼加拉瓜的難民必須離開宏國。估計迄今已有一半的尼國難民離開了宏都拉斯。

雖然當前宏國政府極力維持內部情勢的穩定，但是由於宏、薩兩國關係繼續惡化以及愈陷愈深的經濟危機，似仍難逃避尼加拉瓜的衝擊。現在除了宏國共黨已控制了工會和學生組織，最近極左派份子在农村創立了一支武裝游擊隊。這支武裝革命組織是以十九世紀反抗美國干預而犧牲的英雄諾拉斯（Francisco Norazan）爲名，自稱「諾拉斯人民解放陣線」。它們的主張與行動完全模仿尼國的桑定游擊隊，從一九八〇年初以來，已開始從事搶劫、暗殺、綁架等恐怖活動。並已聲稱，要在選舉過後，即發動武裝革命。

### （一）瓜地馬拉（Guatemala）

在中美洲北部，有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及六百萬人口的瓜地馬拉，與宏都拉斯的情況一樣，都是土地集中、所得分配不均，農業仍以香蕉爲主。早在一九五一年，阿本茲（Jacobo Arbenz Guzman）政府即曾力圖改革，以無償方式徵收大地主的土地，並沒收美國「聯合水果公司」（Unite Fruit Co.）的財產，然而此舉不僅引起國內保守派的憤怒，亦激起美國的激烈反應。一九五四年，阿本茲即被保守派軍事政變所推翻。一九五六年，瓜地馬拉重新頒佈憲法，改善與美國的關係。自此，瓜地馬拉即進入社會暴亂的時期。

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八年，瓜國軍方不斷的清剿山區共黨游擊隊，在多次戰役中曾造成三千人死亡。其後，雖然山區共黨游擊隊逐漸崩潰，但一部份共黨游擊隊流竄到城市，開始城市暴亂。他們以暗殺、綁架、破壞等手段，使城市進入恐怖狀態。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估計，從一九六六年迄今，已有兩萬人死於暴力，幾乎與一九七六年二月瓜地馬拉大地震罹難死亡的數字



相等。

從一九六〇年代阿哈那 (Carlos Arna Usorio) 領導的政府，至一九七四年阿哈那支持其任內國防部長勞赫魯 (Kjoll Laugerud Garcia) 當選總統，再到一九七八年七月魯卡斯將軍 (Romeo Lucas Garcia) 競選總統而出執政，他們都是聯合右派及極右派的力量，對共黨暴亂實行壓制。可是強力壓制的措施並無助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所以在傳統的經濟結構與社會貧富懸殊情況下，社會衝突仍無多大改善。加以由於歷次選舉糾紛所引起政黨與軍方的衝突，一些政黨不斷譴責軍方要領導國家政治走向獨裁，進而導致政黨和宗教都反對政府，軍中左右兩派互相鬭爭，共黨繼續從事暴亂。近兩年來，在城市中每天都有失踪、政治謀殺以及綁架等恐怖事件發生。在農村中，一九七八年五月廿九日，在瓜國北部阿塔省 (Alta Verapaz) 即因農民與地主的土地糾紛，引起五萬農民暴亂，經過軍隊的鎮壓，造成一百個農民死亡。農村和城市日益昇高的社會衝突，已成爲瓜國政治動亂的暗流。

在瓜國六百多萬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居住在農村和山區的印第安人。在印第安人中，有一百三十萬人是農工，不僅工資極低，工作亦沒有合理的保障。迄今，農村中印第安人的國民所得還不到七十美元。而生活在都市和太平洋沿岸的西班牙後裔，却保持他們優越的社會傳統，以致在種族上形成兩個不同的社會。近年來，貧窮的印第安人已不願再接受剝削和壓迫，而要團結爲一共同的社會，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印第安人的團結即可以形成一個政治力量，此不僅加深了政治的緊張，亦助長了社會的衝突，一九七八年五月農民暴亂與流血事件，即由此而來。

另一方面，從一九七四年勞赫魯總統執政以來，保守派軍人支持極右派恐怖組織加強對左派暴徒的報復行動，更激起窮人所形成的武裝游擊隊要採取更凌厲的叛亂活動。所以近兩年來，瓜地馬拉暴力流血事件層出不窮，在中美洲，除了薩爾瓦多之外，瓜地馬拉的社會衝突恐怕是嚴重的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卅一日，瓜國警察突擊佔領西班牙大使館的暴民，造成五名使館人員和卅二名暴徒在混戰中死亡。當四十名佔領西班牙大使館的暴民縱火自焚以後，瓜地馬拉的社會暴亂已達到恐怖高峯。從一九七九年迄今，已有無數的人遭到政治謀殺。尼加拉瓜桑定政權的成立，已使瓜國兩個極左派暴力組織「革命軍」(F.A.R.) 和「人民突擊軍」(A.G.P.) 受到農民的支持，而在強調瓜地馬拉走向暴力革命已不可避免。

## 五、「中美洲共同市場」的癱瘓與地區情勢的發展

中美洲的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及哥斯達黎加五國，自脫離西班牙統治，共同宣告獨立之後，即組了「

中美洲聯邦」。雖然此一聯邦不久即告解體，但是五國政治聯合的觀念依然存在。所以早在一九四八年復又產生了五國先經由經濟合作，而後達成政治統一的觀念。

一九六〇年「中美洲共同市場」成立。不久，美國甘迺迪總統發動「進步聯盟」，對於五國的工業發展與經濟繁榮，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一九六五年中美洲防衛會議（Consejo de Defensa Centroamericano）成立，五國決心在軍事行動上共同對付共黨顛覆。無論在理論上或行動上，中美洲五國都是親西方而反共的國家。因之，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的這段時間，中美洲五國的地區貿易、工業投資以及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都在快速的增長。一九六五年五國原以農產品爲主的貿易輸出，首次改以工業品輸出爲主，佔總輸出的百分之六十五，而給五國帶來美好的遠景。但從一九六五年以後，由於農產品國際市場價格的下降，工業品國際市場競爭的激烈，五國對外貿易便即逆轉。最大的不幸是宏、薩戰爭爆發，宏都拉斯退出共同市場，哥斯達黎加拒絕鄰國貨物進口，中美洲共同市場隨之癱瘓，五國經濟政策開始分歧，地區的情勢亦開始混亂。

雖然宏、薩戰爭在美洲國家組織調解下，暫告平息，但兩國移民問題仍難解決。而且兩國都在擴充軍備，以致原訂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廿九日在尼、宏邊界哈拉巴（Jalapa）召開的五國高峯會議宣告流產；其所留下的陰影，乃成爲五國在心理上和政治、經濟發展上最大的阻礙。不久，五國又遭世界能源危機的衝擊，資金減少，失業增加，通貨膨脹，國家經濟都陷入困境。由於經濟的衰退，一九七五年五國的外貿赤字即已達七億五千萬美元（一九七二年只有二千萬美元）。加以中美洲地區接連發生天災：一九七二年尼加拉瓜大地震、一九七四年宏都拉斯大颶風、一九七六年瓜地馬拉大地震，都造成嚴重災害；而災後的重建，更加深了經濟危機。由於「中美洲共同市場」失去了以往的效用，各國爲應付本身的困難，開始從一個現實主義的觀點去修改它們的經濟政策；一方面爲爭取委內瑞拉和墨西哥的石油，而接受後二者所推行的拉丁美洲經濟整體化政策，熱衷於排斥多國性企業，參加咖啡、香蕉輸出國家組織，以期改變美國影響下的經濟現況。另一方面，宏都拉斯、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爲表現外交政策的獨立，已不願追隨美國，而主張停止對古巴的封鎖，恢復與古巴的正常關係。從此，中美洲國家逐漸的對古巴解除武裝，使中美洲堅強的反共堡壘發生動搖。

然而中美洲五國的經濟與社會結構都具有同樣的特徵，那就是土地集中、所得分配不均，其所形成的嚴重社會問題，已成爲政治動盪不安與社會不斷騷亂的主要原因。同時，各國保守派軍人反對經濟與社會的改革，更加深了問題的嚴重性。到了美國卡特總統提出人權外交，中美洲國家的軍事與半軍事政府均感到極大的壓力，然而各國人權的情況在國家安全的理由下又難以改善。因而卡特總統雖努力達成巴拿馬運河新約，但却無法使中美洲地區的政治趨於穩定，相反的，卡特總統的人權外交，不但引起南美洲大國巴西政府的激烈反應，亦導致中美洲各國政府之不滿。因爲美國對中美洲國家的援助，均附帶有人權的條件，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便曾拒絕美國的軍事援助。當美國國務院批評蘇摩薩政權不尊重人權之際，蘇摩薩已無法隱藏他對美國的憤怒。儘

管中美洲國家對美國的干預表示抗議，可是本身又不能維持一個長久而穩固的局面，結果，蘇摩薩政權首先在人民普遍失望與不滿情況下，被桑定游擊隊推翻。目前桑定游擊隊的革命浪潮，正在中美洲蔓延；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三國，固然難逃尼國政治劇變的影響，即使是以民主政治穩固著稱的哥斯達黎加，其社會亦在開始騷亂。今年一月哥國香蕉農場工人長達一個月的大罷工，不但是一個反常的現象，且對地區經濟整體發展亦會發生破壞作用。

蘇俄與古巴早已對中美洲覬覦。近年蘇俄為擷取頗具戰略地位的中美洲地區，已一改過去不重視小國的政策，而千方百計的與哥斯達黎加達成建交。雖然蘇俄不滿意尼國桑定政府的多元化，但是蘇俄仍要加強與尼國之外交與經濟關係，以利在中美洲擴張勢力。古巴在中美洲為避免直接與美國衝突，仍很謹慎的以一種溫和的策略，以技術援助來誘導尼加拉瓜走上古巴的道路。美國卡特總統深恐蘇俄和古巴在中美洲興風作浪，不僅一改以往對古巴制裁的政策，主動給予尼加拉瓜桑定政府經濟援助，對於其他已處於動盪不安的中美洲國家，亦放寬了人權的條件，尤其是自蘇俄出兵阿富汗以後，美國要利用此一危機團結盟國，亦在儘量減少對中美洲國家的干預，而希望尼加拉瓜的革命不要蔓延，而維持中美洲國家的現狀。

(脫稿於民國六九、五、十九)

# 「中共名詞術語辭典」

(英文版)

精裝全一冊 16開本 九二〇頁

定價：  
新台幣壹仟陸佰元  
美金肆拾肆元伍角

外埠另加郵資：  
平郵 美金 十四元  
航寄 美金 十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